

■特稿

# 汪国真 曾是名好工人

□赖晨 文/图



汪国真的祖籍是福建厦门郊区的后溪乡英村社（今厦门集美区后溪镇英村社区）。后溪镇是著名的侨乡，汪国真的不少亲人侨居在海外。在那年月，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从北京实验中学初中部毕业了，但当时只有少数成绩优秀而又出身好的可以荣幸地跨入高中部的门坎。而汪国真虽然成绩优异，无奈海外关系缠身。他被分配到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了一名铣工。他学开铣床，一干就是6年多。工厂实行早、中、夜三班倒工作制，周而复始的轮换。汪国真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负，当他身着过于宽松的劳动布制服，把平生第一次凭自己的汗水挣得的18.5元钱的工资，交到妈妈的手里时，他内心涌起一股自豪和喜悦。

干什么都得干出模样，做什么都要争取第一，这是汪国真的禀赋。1976年，汪国真经过选拔赛，代表北京市第三光学仪器厂，参加市仪表工业局举办的机加工比赛。比赛项目有车床和铣床，各厂派两名代表，二个项目之和即是该厂的得分。汪国真担任铣床操作。人们都知道，在车间的车、铣、磨、刨等工种里，铣工的活儿是非常讲究的，需要细心人去干，需要复杂的计算。而汪国真的数学基础很好，人又聪明，开铣床再合适不过了。汪国真是有心人，几年的工厂生活，使他熟悉自己的机床，就如同小伙子熟悉自己交了几年的女朋友，脾气、禀性，样样门儿清。比赛计算团体分，他的铣工活儿，干得又快又好，用铣刀切削零件，准确无误。只可惜他的同伴在加工速度方面慢了一些，拉下了他们两人的得分总数，就是这样，他们还是取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为自己的工厂争了光，也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完美的标记。

汪国真的业余生活很丰富，

在全厂羽毛球比赛中夺得第三名，在厂里就像中国羽毛球队的杨阳、赵剑华、熊国宝三剑客之一那样，颇有名气。在光学仪器厂工作之余，汪国真读了不少书。身边的书看完了，就想办法去借。这时，他嗜书成性，耐不住书的诱惑，不管什么书，都一读为快。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都读过，除了看小说，他投入很多时间通读全套《毛泽东选集》，潜心去读，有的篇章反复读，还写了十几万字的读书笔记。他通过阅读毛泽东著作，理解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还看了歌德的《谈话录》，培根的《论人生》，这些书的思辨色彩很浓，他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在工厂干了6年多后，1977年恢复高考，他决心进大学深造。第一年考理科，不中。来年改考文科，他被暨南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工厂，是教会年轻人朴素地生活，朴实地做人的好地方。汪国真奉行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原则，从来不抱怨，更不说任何人的坏话和批判指责别人，他认为说人坏话会损害自己的形象，批判指责别人会令人厌恶憎恨。在他生命的历程中，他总是忘却个人的不幸，记忆他人的美好，怀着感激之情，行进在荆棘之路上。对于一个未脱稚气的少年来说，工厂的工作实在是太单调了。他太小了，就是大人上夜班也往往因疲倦而打盹，何况是个孩子。一次，他居然趴在铣床上睡着了。师傅把他抱到角落，为他盖了件短大衣，一声不响地把他手里的活儿干完了。更使他难忘的是，他得阑尾炎住在医院里，工人师傅们轮流去看他，为他买水果，买糕点，待他犹如亲弟弟一般。为此，他多次在诗歌中提到工友们的恩情。

勤俭养家、技术过硬、业余生活丰富，人际关系处的好，这就是1971年至1978年在车间做普工时的汪国真。



■青春岁月

## 新兵连记忆

□王桂齐 文/图

1976年2月27日，我入伍当兵，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当天晚上，我们这批新兵乘坐石景山区武装部的大客车，到丰台火车站改乘火车。午夜时分，我们在河北宣化下了火车，又登上了“151吉斯”牵引敞篷车，不一会儿就到了部队的新兵连。

新兵班长赵标奇，是北京老乡。在野战部队，普遍认为北京兵聪明，但是油头滑脑，出个小歪点子，就能把班长绕进去，因此领导安排他这个北京班长管理北京兵。我们住在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饭堂里，单人床板整齐成行的铺放在地上，这就是我们的床铺。

训练很艰苦，大家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立正、稍息的动作。到了练正步阶段，半数新兵的腿是肿的。在新兵班长眼中，北京兵有着一丝灵气，而那些来自农村的新兵，动作不熟练，晚上还要加班，会操时落后的仍然是他们。

别的班训练一个小时，我们最多训练40分钟。即使这样，每逢会操比赛，前两名肯定是我们这两个石景山班。因为从悟性到基础动作，我们都说的。

每天的伙食是一顿细粮，两顿粗粮。有窝头、小米饭、高粱米、莜面制作的钢丝面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是最有营养价值的好东西，当时天天吃这个，确实难以咽。偶尔吃一次面条或包子，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保定人和山东人吃面条是很有名的，满满的一大碗，不超过五口准能下肚。人家吃两碗，我们一碗还没吃完。吃饭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只能听到吸进面条的呼呼声。后来我们总结出了窍门，第一碗只盛半碗，快速吃完，然后又盛上满满的第二碗。

新兵训练结束时的考试成绩，统一在团部备案。成绩最好的，脑子反应最快的，都建议各连队分类安排岗位。

全团280名新兵，由各连队初试后，选出前三名再到团里参加考试，当时全团缺编三名计算兵，所以要考出三个计算兵。我是被录取者之一，由团部指派平时成绩好的指挥员和计算兵辅导。我们每天背着图板、计算盘、计算表等去团部听课训练。

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也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好多年了。每每想起在新兵连的日子，那时认为极艰苦的新兵岁月，现在想来都是那么温馨甜蜜。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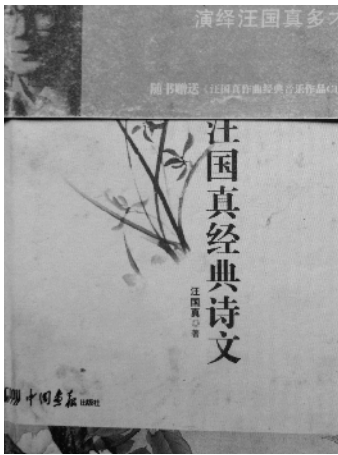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 永远的汪国真

□张升平 文/图

一次阅读就流连忘返。汪国真先生的诗歌，那是真正的平民化的艺术，深刻而不深奥，简洁而不简单，激情而不煽情。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汪国真先生用一首首让人热血沸腾的诗句，温暖着整个社会，美丽着读者的心灵，指点着青年的人生。

想当年，抄写汪国真的诗歌那是一种时尚，是一道随处可见的美丽风景。可以说，那种用抄写去表达对一个诗人喜欢的方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种喜欢，没有人暗示，没有人要求，更没有人强迫，那纯粹是一种自发行动，因爱而生。

那时，已经是教师的我，也是喜欢汪国真诗歌的一员。我在虔诚地往我笔记本上抄他的诗句，我的学生也在抄。因为他的诗那种流畅的节奏，充满着青春气息的语言，浪漫妩媚的意境，抄着抄着就能吟诵了。到底有多少人喜欢他的诗，真的没法估计。只可惜的是，我的一大本抄满了汪国真诗歌笔记本，后来经历了几次搬家后竟然不知所踪。

汪国真一直是我的偶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很震惊。

我上高中时，汪国真先生已经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当他被无数人顶礼膜拜、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只是皖北乡下的一名教师。可以说，我和他不可能有一点交集，唯一能够把我和他联系起来的就是他的那些隽永的诗句。

汪国真先生的诗是平易的，平易的连阅世不深的中学生都能明白；汪国真先生的诗是谦和的，谦和的和所有热爱他的诗的人不存在障碍；汪国真先生的诗是浪漫的，浪漫的一字一句让你